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蝴蝶媒 第十四回 泥金報三捷臨門 綰春樓雙珠入手

詞曰：正有蓮花瑞，泥金報已來。蒼天真不負多纜。況道榮歸，指日雀屏開。皓月窺鸞鏡，秋風繞鳳臺，雙攜神女夢中猜。分付淒涼，都自別安排。

右調《南柯子》

話說三位小姐同韓香眾人，忽見養娘們飛奔前來，不知是為甚事情。正要問時，幾個丫頭、養娘跑得氣喘喘的，向三位小姐說道：“恭喜三位小姐，三位姑爺都高進了。”韓香笑道：“想是都高中了。”養娘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大姑爺中了狀元，二姑爺中了榜眼，三姑爺中了探花，都做了翰林，指日榮歸。三位姑爺家都抄有泥金報，差人在外，替三位小姐報喜哩。”這三位小姐聞言，不覺喜形于色，掌珠、步蓮兩個小姐向柔玉小姐道：“姐姐，恭喜蔣家哥哥中了狀元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二位妹妹的喜，也與我一樣。”韓香道：“三位小姐于今都是誥命夫人了，大家帶挈俺韓香。”絳雪道：“韓姐，你方纔說那三枝荷花應在三位姑爺身上，于今果然，敢是你身上有八卦麼？”韓香罵道：“小油嘴兒，你的好日近了，還在此說甚胡話。”大家歡笑一回。柔玉小姐分付管帳的備酒飯款待三家的來人，再封二十兩銀子賞他做路費，家人媳婦領命去了。三位小姐轉到中堂，各各歡喜回房。柔玉小姐坐在房中，想像蔣青巖在京得意的光景，及他兩人當日的情兒，做了一個詞兒道：

花前忽地傳消息，聽說罷，歡心醉。瓊林宴撤玉驄嘶，天子門生及第。依稀想像，紫袍金帶，千里渾如對。愁腸盡付東流去，往日事，他應記。琵琶樓下夜沉沉，更有新詩申意。菱花鏡裏，容顏仍舊，從此相思遂。

右調《御街行》

柔玉小姐將這首詞兒寫了，拿在手中，自吟自詠了一回，收過一邊，拉了韓香，同去尋兩個妹子下棋。從此姊妹三人同著韓香，或下棋，或賦詩，或品香廚茗，終日歡聚，把一向的愁都化成冰雪。按下不題。

卻說華刺史夫婦同三個女婿，一路上軒軒昂昂，過府過縣的官兒都來迎接，送下程、請酒、換夫馬，好生興頭。一日到了揚州，蔣青巖恐怕耽誤了時日，分付船家不要聲張，將船悄悄過了揚州，並不令袁太守知道。直到六月下旬，纔到杭州。那杭州的大小官員，都來接見過了。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都要留華刺史盤桓幾日，華刺史道：“賢婿們榮歸，少不得要謁廟祭祖、各官來拜賀及暨旗送扁，一切事務煩冗。料沒工夫盤桓；且老夫出門日久，小女們在家懸望。等三位公事完畢到寒舍之日，那時盤桓的日子正多，老夫明早定要渡江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既然岳父不肯少住，小婿也不敢強留，但明日渡江，必須換船，岳父岳母今夜何不移到合下，草榻一宵，明早起來未遲。”華刺史道：“這卻使得，老夫正有一言要與賢婿商議。那柳碧煙本當就此送歸賢婿，念他與老夫有恩，老夫意欲帶他同到寒舍，待小女完婚之日，一同花燭，以見老夫報德之意，不知賢婿意下如何？”蔣青巖道：“岳父之言最是，世間從無先妾後妻之禮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也道華刺史此舉極妥。當日華刺史將行李搬到蔣青巖宅中，張澄江和顧躍仙各自先入城去，看過母親，從新到湖上來，陪華刺史夜飲。飲酒中間，蔣青巖等三人同問道：“敢請岳父，不知小婿們該在何時到府，求岳父見教。”華刺史道：“眼下天氣炎熱，路上難行，八月初旬相候便了。此番賢婿們若到山中，竟到小園居住，不必更尋下處。”三人應諾，直飲到三更方止。次早，華刺史起身渡江，三個女婿全副職事，三乘大轎，送華刺史夫婦上了渡船。作別而回，各自去料理公事不題。

卻說華刺史夫婦，行不數日，到了家中。三位小姐接住，悲喜交集，一家大小歡喜非常。三位小姐拜見已畢，華夫人背後走過一位美人來，向三位小姐見禮，三位小姐一齊驚訝，不知這美人是誰，只道是華刺史新討的姬妾。三位小姐同看著華夫人，不知該怎生行禮。華夫人會意，說道：“孩兒，這是你我的恩人柳碧煙，行賓客之禮便了。”三位小姐依言，和碧煙平拜了幾拜，韓香也來見禮。華夫人向三個女兒笑道：“孩兒恭喜，你們是三位誥命夫人了。”說罷又扯柔玉小姐到一邊，將碧煙代他到楊素府中作侍兒，解了一家禍事，後來楊素因蔣青巖中了狀元，將碧煙送還，及向日碧煙在舟中曾與蔣青巖訂盟，情願為妾的一節話，向柔玉小姐細述一遍。柔玉小姐喜道：“原來向日托名救我們的，便是此人，他與我家有這等大恩，孩兒禮讓為正，但不知他多少年紀了？”華夫人道：“他與你同庚，小你兩月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如此，是孩兒的妹子行了。”華夫人又指著柔玉小姐向碧煙道：“這是我柔玉孩兒，你和他兩人極皆親熱，從此你兩人便同房歇宿吧。”碧煙聞言，從新向柔玉小姐一拜，道：“賤妾無狀，望小姐寬容。”柔玉小姐忙忙答拜，道：“妾受妹妹大恩，恨無以報，何出此言。”韓香在旁，看著碧煙和三位小姐容顏爭美，宛如一母所生，心下想道：“蔣官人好造化也，既中了狀元，又得了這樣一妻一妾，真個占盡人間美事。”

當夜碧煙果同柔玉小姐一房安歇，柔玉小姐和碧煙坐在燈下，細細問其根源，方知碧煙是執金吾的小姐，又見他言語有章，舉止端雅，心下甚是愛他、敬他。碧煙因向日在舟中曾聞蔣青巖道柔玉小姐之纜，今見房中奇書滿架，卷軸成堆，想青巖所言不差，因問道：“妾聞小姐學同班女，纔過文姬，今幸得侍左右，敢求佳作見教一二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閨中人偶識數字，絕無佳作可觀，妹妹想多吟詠，幸以教我。”彼此謙了一會，忽見韓香走來，見他二人彼此要請教，笑道：“小姐你也瞞不得碧娘，碧娘也瞞不得你，終究是要看見的。小姐何不先拿出幾首來與碧娘看，碧娘自然要拿出來與小姐看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寔無甚著作，止有前日贈你彈琵琶的四首還有稿，待我取來請教便了。”說著便起身去取來，遞與碧煙。碧煙展看一回，連聲贊道：“詩既清新，字復勁秀，真女中曹、劉也，賤妾當北面事之矣。”韓香道：“碧娘，你此時卻推脫不去了，快將詩來。”碧煙笑道：“俗語云：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。但我無囊筐，偶作一二首，都忘卻了，只有掃雪詩二首還記得，待妾寫出，請小姐塗抹。”韓香便去取了一張牋紙，遞與碧煙。碧煙接在手中，拈起筆來，中鋒懸腕，將兩首掃雪詩寫了，雙手遞與柔玉小姐觀看。柔玉小姐細看，那詩意悽然，字法嫵媚，十分敬服，道：“妹妹此詩，語意精深，慘人心目，直可與《明妃出塞曲》並傳，妾當遠拜下風。”彼此談至三鼓，方纔就枕。從此，柔玉小姐和碧煙兩人親愛非常，就如同娘共乳的一般，行坐不離，唱酬不暇，便有好茶好香，也要兩人同賞，真是閨中管、鮑，粧臺快友。便是那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也和碧煙甚是親密。

話休煩瑣，再說華刺史自到家中，便忙忙替三個女兒備辦嫁粧，上自金銀翡翠，下至箱櫃、桌椅、器皿等項，無一件不出奇出色。獨有柔玉小姐的，是一正一付。到八月初頭，諸事已備，華刺史和夫人商議道：“我兩個老人家單生這三個女兒，若個個都嫁出去，豈不寂寞殺了！若都要留在此間，那張家、顧家還有母親，料他未必依從。只有蔣家姪兒無父母之累，一定要留他在此，替我支持家事，養生送老，便是張家、顧家兩個女婿要帶女兒回去，也要須住三年兩載，如此方可。”華夫人道：“妾身也是這般見識，正與老爺相合。待他三人來時，須說過在先，只恐老爺不便當面講得。”華刺史道：“這也容易，他三人來時，我約山中的那田老兒來，托他轉說便了。于今還有一事，三個女兒身邊，每人只有一個丫頭，必得成雙纔好隨嫁。”夫人道：“妾連日也思量此事，只恐此時沒處尋買，便買得也未必中他三人之用。我房中除了韓香，其餘的五個丫頭，撿三個好些送與他三人便了。”華刺史道：“此說到也極妥，吉期已近，今日是個好日子，便喚過眾丫頭來，我兩人撿選一撿選，送與三個女兒吧。”夫人聞言，忙喚過自己的五個丫頭來，華刺史撿了生香送與柔玉小姐，伴繡送與掌珠小姐，紫鸞送與步蓮小姐，當下著一個養娘分頭送到小姐房中去。不一會，那送伴繡和紫鸞去的養娘都回來，道：“二小姐、三小姐都收了。”只有送生香與柔玉小姐的養娘去了半晌，仍舊同生香走來，回覆道：“大小小姐不收。”華刺史夫婦都不知女兒為甚緣故，兩人商議道：“想是柔玉孩兒不喜生香，此外卻沒有好的，怎生處治？”華刺史悄悄向華夫人道：“不然，將韓香送與他吧。”華夫人道：“這也使得，只恐韓香到未必肯做隨房的丫頭，待我去問他看。”此時韓香正在跟前，華夫人便叫他過來，問道：“大小小姐吉期在邇，隨嫁無人，適纔將生香送與他，他又不要，我想大小小姐平日最愛你，我意欲將你與他，教他異日還替你尋一個好人家打發你，不知你肯去否？”韓香聞言，正合其意，心中十分歡喜，連忙

答應道：「賤婢蒙老爺和夫人大恩，恨無可報，一向又承大小姐相愛，與眾不同。賤婢連日也因大小姐將嫁，正難割捨，亦有此心，不敢稟知老爺和夫人。今日既蒙分付，敢不依從。」華刺史夫婦見韓香心肯，兩人甚喜，從新將韓香送與柔玉小姐，卻將生香送與碧煙。柔玉小姐果然收了，且是甚喜，碧煙也收了生香，出來謝了華刺史夫婦。華刺史夫婦見柔玉小姐收了韓香，方纔心安。只有韓香，此時心中的歡喜，更覺不同，正是：

往日相思今已遂，天從人願喜非常。

華刺史又出去分付院子，將後園的縮春樓打掃潔淨，都用絳紗裱齊整，做柔玉小姐的洞房；將東書院收拾，做掌珠小姐的洞房；將西邊的待月軒收拾，做步蓮小姐的洞房，都是華刺史親自監看，細細收拾得像錦窩繡窟一般。剛剛收拾完備，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到了，這番來比前番大不相同，不但他三家的主人是翰林體統，便是那些家人、院子，一個個鮮衣駿馬，公然大叔的形狀。往時稱主人做相公，于今都改稱老爺了。華刺史見三個女婿到了，忙請到後園，一起住下。當夜大開筵宴，盡醉而散，次日，華刺史因自己有事，著院子去請了這山中的幾位老友來相陪，其中有一個田能富，是這山中的老學究，為人極老成。華刺史便有前日與華夫人商議之言托他向三個女婿說，三個女婿都一一聽從他。這日是八月初九日，華刺史擇定本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一連三個吉日，十五日替柔玉小姐完親，十六、十七兩日替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花燭。到了十三日，華刺史夫婦帶了幾個能事的家人媳婦和養娘們，同到縮春樓上替柔玉小姐鋪房，將那樓上左邊房內鋪下兩張水磨花梨大八步床，上面一張是柔玉小姐的，橫頭一張是碧煙的，都是錦幔珠幃，繡衾鴛枕，其餘擺設之精，不可言盡。華夫人又替韓香備了許多衣服、釵環、衾枕、帳褥及一切箱籠之類，也竟像嫁女一般。這日也在右邊房內鋪下兩張獨睡涼床，著他與絳雪同住。這也是華夫人見屈了韓香些，所以加厚；又且從小愛他，故與眾不同。

話休饒舌，且說十五日早間，蔣青巖送進珠冠霞帔來。華刺史叫柔玉小姐拜受封誥，柔玉小姐再三讓與碧煙，碧煙不受，然後小姐纔拜受了，戴上珠冠霞帔。晚飯後，華刺史和華夫人同送小姐和碧煙先進洞房，然後花燭高燒，鼓樂齊奏，迎蔣青巖進房。蔣青巖此時頭戴烏紗，腰垂紫綬，金帶紅袍，愈加縹致，走上樓來，進了洞房。青巖居中，左邊是柔玉，右邊是碧煙，同坐花燭。眾人在燈燭之下觀著他三人，真像兩朵名花夾著一株玉樹，好生可羨！有詞為證：

八月佳期當十五，縮春樓上春多。天香飄渺桂婆娑。兩枝花映水，一片月臨梭。及第檀郎年更少，風流纔調難過。雙珠齊入鳳鸞窩。襄王歸楚岫，烏鵲架銀河。

#### 右調《臨江仙》

花燭已畢，眾人散去，將洞房門關了。蔣青巖向桌上取了一枝花燭在手，拿到柔玉小姐身邊，細細照了一照，低低說道：「小姐可記得放蝴蝶的時節，小生要正看小姐的嬌面，看也不能夠，今日卻和盤到手，小生好僥幸也。想那夜在粧樓上被小姐正言見拒，不知小姐今夜還能拒小生否？」柔玉小姐含笑答道：「使妾無當日之拒，今日有何顏見相公乎！」蔣青巖笑了一笑，又到碧煙跟前來，向碧煙道：「娘子，今日劍合珠還，皆娘子真誠所感，但不知向日舟中的詩句還在否？」碧煙道：「賤妾蒙相公大恩，訂盟一詩謹秘懷中。」說罷，果向懷中取出，交與蔣青巖，蔣青巖也向懷中取出碧煙的詩來，遞與碧煙。兩人完了公案，蔣青巖方纔轉到柔玉小姐身邊。替柔玉小姐解衣鬆扣，柔玉小姐也不十分推拒，只道：「柳家妹妹是妾恩人，妾未可僭先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大小先後，自有定分，小姐不必過謙。」蔣青巖此時情興如火，雙手抱小姐同入錦衾。成就了百年之好。正是：

翡翠衾中，輕折海棠新蕊；鴛鴦枕上，漫飄桂蕊奇香。情濃處，任教羅襪縱橫；興至時，那管雲鬢撩亂。一個香汗沾胸，帶笑徐舒腕股；一個嬌聲聒耳，含羞展展腰肢。從今快夢想之懷，自此償姻緣之願。

兩人歡會已畢，蔣青巖揀定柔玉小姐睡了半晌，然後起來，披了衣服，走到碧煙床邊。只見碧煙和衣睡倒，蔣青巖輕輕去替碧煙解衣，碧煙在睡中驚起，見蔣青巖不覺羞容滿面，半推半就，任蔣青巖鋪擺。不一會珠服解完，兩人同赴陽臺。蔣青巖只道碧煙兩度適人，料非完璧，不意還是處女。嬌啼宛轉，竟與柔玉小姐一樣，蔣青巖滿心歡喜。雲雨既罷，蔣青巖將碧煙抱到柔玉小姐床上，三人共枕而眠，說不盡的恩情，道不盡的美滿。只有韓香在對面房中，想著這裏的歡娛快樂，翻來覆去不曾合眼。次日，柔玉小姐和碧煙一齊起來，韓香和絳雪早打扮得花嬌柳媚，同進洞房來服事柔玉小姐梳粧，生香也隨後。蔣青巖不知就裏，見了韓香，忙忙一揖，道：「韓姐為甚來得恁早？」柔玉小姐忍不住笑道：「這真是故人相會，分外親熱，相公從此不要稱姐了，他于今已做隨房，只要相公另眼相看就夠了。」蔣青巖驚訝道：「可是當真麼？」柔玉小姐道：「怎麼不真。」蔣青巖道：「世間不信有許多天從人願之事，小生自然另眼看他，只要小姐也與小生同心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妾與他分雖上下，情好最深，今日得做隨房，寔遂其願。」蔣青巖心中又添一喜。柔玉小姐當下對韓香道：「你此後不必同絳雪、生香一起來服事，無人處你不妨與我同坐，待遲些自有道理。」韓香聞言，忙向小姐拜謝，又向蔣青巖行了上下之禮。然後小姐和碧煙一齊梳粧，絳雪、生香兩邊服事。蔣青巖卻悄悄立在錦幔之內，拿出小姐和碧煙兩個的喜帕來，細看那帕上的腥紅。柔玉小姐和碧煙都在鏡中瞥見，一齊走來奪去收了。蔣青巖笑了一回，忽然想起柔玉小姐當時贈他的明珠、金釧，于今好去取來，替小姐助粧。連忙走去取了珠釧，送與柔玉小姐，道：「此小姐向日所贈，小生藏在身邊，相伴許久，今日當奉還了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些須之贈，不意相公珍重如此。」當下仍將金釧戴在手中，將明珠贈與碧煙，從此柔玉小姐和碧煙也不分房，夫婦妻妾三人及韓香，如魚得水。正是：

恩情自信人間少，歡樂應知天上無。

十六、十七兩日是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花燭之期，那兩個洞房也是一般整齊；那二位小姐也是珠冠霞帔，一樣風光；成親之後，夫婦也是一般恩愛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十分感激蔣青巖，聯袂三人比向時更覺綢繆，姊妹三人較往常愈加親熱，華刺史和華夫人都十分快意。

卻嘆光陰易過，轉眼就是滿月，華刺史設了極盛的筵席，內外歡飲。如此三日，這山中遠遠近近都來慶賀。一日諸事打發完了，上下清閑，華刺史同三個女婿在廳上談笑，華夫人也同三個女兒及碧煙五人在內堂閑話。華夫人偶然題起往事，說到蔣青巖在蘇州被騙一節，大家笑了一回。柔玉小姐道：「這件事孩兒曾聽得些影響，卻不知其詳，原來是如此，這也算得一個奇聞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蔣大官在揚州所遇的事還奇哩，想必他對你說過了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他在揚州又遇甚奇事，他並不曾向孩兒說。」華夫人便將蔣青巖在揚州遇著揚州的袁太守愛他的人品，要將女兒招他，蔣青巖再三不肯，被他誘去將酒灌醉，強招他到女兒房中去，蔣青巖勢不由己，勉強依從了，卻不曾成親的話細細對柔玉小姐說了一遍。柔玉小姐驚訝道：「這節事果然又奇，孩兒全然不知。到虧他有見識，依允了那太守，不然一個孤客，那太守即不忍下手他，萬一羈留他在衙中，豈不誤了京中的大事，安得有今日之聚？」華夫人聽柔玉小姐的話與他老夫婦當日的一般，絕無忌妒不悅之意，不覺贊道：「我兒你真個賢良，我當日與你父親在京聽得此事，也是這般見識。若是人家那不想情理女子，只道他薄倖，停婚再聘了。我想蔣大官至今不對你說的意思，也多應為此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這有何妨。他既與袁太守約定在此完親之後再去入贅，此時也該去了，他那裏多應望著哩。」華夫人道：「你少時問他，看他是甚主意。」剛說得話完，只見生香在後面走來。柔玉小姐問道：「相公可曾到樓上來？」生香道：「相公纔到樓上來了。」柔玉小姐因聽得袁太守這一節事在心，要去問蔣青巖，連忙起身，竟往縮春樓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